

7 韦特马斯(Weitmars)



韦特马斯（Weitmars）也是巴登-符腾堡州东部紧邻施韦比施弗伦基舍森林

（Schwäbisch-Fränkische Wald）的小城，比洛尔希（Lorch）更小，大概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山村。所以，把它作为十城之一，海德堡、图宾根、乌尔姆等肯定不高兴。但再小的城也是城，就如联合国宪章所阐明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一样。而且我可以预告一下，后面还有其他同样小的村镇来凑数呢。



当日在联合国宪章支持下，我大胆地从中国人占 10% 的洛尔希（此典故参见《南德十城记 (6)：洛尔希(Lorch)》）不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向韦特马斯进发。做出这样的决定并不容易，要知道这里看到的铁轨是 DB 铁路线而不是城市轨交。意味着接下去我要徒步走的，是火车的一站路而不是地铁的一站路。假如你说很容易，那请尝试从上海走到昆山看看。



幸好德国不似我国这般幅员辽阔，洛尔希到下一站的距离也没远到哪去。我不是为了旅游而来，所以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多少值得关注的资源。山坡上田野里的房子就是吸引我前往的原因，如果这不能说服你，那我只好说时近中午那里还是静悄悄，我好奇人们有没有起床，公鸡是不是忘了打鸣，得去看看。我认为这个理由足够充分了，俄罗斯动画片《浓雾中的刺猬》讲的就是类似的故事，小刺猬看到云中的白马低着头，担心它睡着了受凉，要去给它盖上被子。一只刺猬都那么有责任心何况我是个人？

面前有足够多的田野给你胡思乱想。如果带着生词本的话，一路过去可以记住不少单词了。偶尔火车会过来打扰你的思绪，它不用鸣笛人们就知道它来了。车轮像完成任务似的与铁轨撞击，哐铛哐铛地在农业景观中维护着工业的威严。



代表着工业的还有公路和汽车。但火车、汽车都不会停留，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大片农田里，公路、铁路自顾自编织着流线。所以从运动状态看，流逝的是工业，驻留的是农业；从视觉形态看，工业就是条线，农业则是个面。



韦特马斯的房子团成一团，装出很拥挤的样子。而且由于地势较高，看上去像城堡。教堂的尖顶勉强从后面露出脑袋，人们知道那里是神仙驻足的客栈。有了自己的教堂韦特马斯才算真正独立了。



回过头再远远地望向洛尔希，发现他们的教堂在城市建筑中特别突出。塔尖高出住宅很多，肯定老被雷劈到。但不被雷劈的教堂不是好教堂，因为雷电就是上帝的移动电话，它劈到哪就是在跟谁通电话。



今天上帝显然不想跟这里的任何人通电话。否则我肯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人选，因为这路上就没别人了。穿过树丛后，唯一能跟我比比高度的就是这些野草。麦田和菜地则都选择凹下去，看来它们也不想跟上帝通电话。



心里正琢磨着上帝千万别打电话来，叮铃叮铃的铃声就响起来。幸好不是电话铃，而是自行车的铃声。骑自行车锻炼的习惯早已在德国人中蔚然成风，这里地形时起时伏，骑行也确实需要费些力气。为了让坡度平缓，道路也需要经常转弯。仔细看上图，如果脚下的道路没有转弯，那我就是站在马路中央拍的这张照片。这对于严守交通规则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。当然，我还用了中焦镜头。



一路过来，韦特马斯的房子一直占据着山坡的制高点。可能这个说法不确切，那里只是个局部的平地。要想占山为王，还得举城搬迁。缓缓的草坡上有棵树，还有一条麦子，怀疑后者是为拦截从坡上滚下来的球而留着的。



凭我的多月经验，任何看上去平缓的坡，真要爬起来城里人都会觉得吃力，因为它们的坡度都超过了城市道路广场设计规范里规定的最大值。爬这个坡的时候，我的膝盖快顶到了胸膛，步子再大点就变匍匐前进了。然而仔细观察了地形我发现，匍匐跟站着一样容易被看见。要悄悄潜入城里，正确的作法是钻到前面那片麦田里再匍匐前进。



差点忘了爬坡的目的。本来爬坡是为了回头越过树梢看看山坡对面景色的，也想知道一下从韦特马斯的最前排房子里望出去是怎样的景观。考察结果如上图。对面山坡上也有文章，林际线整齐地停在草坪边，草坪上一块麦田，好像是神仙姐姐来烧烤时留下的毯子。



我所站的草坡上虽然没有人、动物、陷阱、电线，但也不见得安全。两条清晰的车辙看上去不像是锄草机留下的，就算是锄草机，拿我当草锄了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位于高处的小房子一定知道车辙的来历，可惜它们不会说话。



已经走到城的边际，从这个角度看小镇，发现教堂好像是有意缩着脖子，妄图藏身于小房子中间，可能它同样不太想跟上帝通电话。这么说它未必是个好教堂。



前面说过路边唯一能跟我比比高度的就是野草。最后这张照片证明我没骗你，拍这张照片时我站在道牙上，并且踮起了脚尖。否则拍到的就会是植物写真。

韦特马斯一共没几条街道，所以我也懒得去走街串巷。好在地球上只有一个韦特马斯，在地图上一搜就能搜到。但我想肯定没有人会对它感兴趣。我也只是走过了这里，才记下了它。

对了，你有没有跟上帝通过电话呀？